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大四了， 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有一个地方我们一直留恋，有一种情感叫怀念。

／
黄湘子

大四了，
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 黄湘子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四了,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 黄湘子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29-3519-2

I. ①大…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4533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6.5 千字/112
定 价	18.00 元

目录



第一回	1
第二回	24
第三回	49
第四回	69
第五回	94
第六回	119
第七回	155
第八回	177
最终回	194

第一回



【一】

没看到宿舍里有人，都回家了，或者去度大学最后一个“蜜月”了。一个人真的不爽，水母和馒头不是说今天就过来陪我吗？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妈的，果然是魅力不够，想当初合计着找个女室友，那多好，吃喝穿用不用愁，快步走进新时代，可是那帮白痴听说要找女室友没人肯搬出去，隔壁宿舍的也赶来占一个床位，整屋满满致使伟大的计划一直难以实现。

越想越火，吃了一个礼拜的泡面，居然吃出了冰激凌的味道，看来我是要完蛋了。啊，一群家伙都跑哪儿去了，总不能因为大四了就不去上课吧，现在的大学生呀……翻翻床前的日历，公元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五日，嗯？TMD还是暑假。

原来是这样，难怪不用上课，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嗯？想了好久不得其解，突然觉得全身好不舒服，钻到床里继续睡。之后的一天，我被手机吵醒，对方是个包含阴柔内功的男人，他很深情地跟我说：“黄湘子，该来上课了，都旷了一节了。”

我问他：“暑假为什么要上课？神经病。”

他说：“重修啊，不然你这么早来干什么？”

我说：“哦。”

他说：“哦。”

就在哦声落下的那一瞬间，啊一声之后，我用尽毕生所学的污言秽语以晴空霹雳之势翻江倒海之气大骂那个阴柔男，以示我对他不叫醒我的愤恨。

“可是我刚才没找到你的电话号码。”

“神经，我和你睡一个宿舍，你要电话号码干什么？”

“.....”

“.....”

“你确定我们是在一个宿舍？”

“靠，你不就睡在我对面嘛.....”话音刚落，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

“怎么了？”

“这个.....为什么我们宿舍只有一张床?!”

“你确定你是在宿舍吗？”

!!

原来，我已经搬出来住了！

十分钟以后，你可以在校园里面看到一个穿着睡衣尖叫着狂奔的男人，他叫黄湘子。

【二】

我一向很怀疑重修是不是用来敲诈我们的文明手段，于是我很痛恨，当然我也一样痛恨我居然这么仁慈地给了别人这种机会。恍然间为自己仁慈的伟大落下了晶莹的泪花。在泪花中朦胧地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在一面黑黑的墙壁上涂鸦，这是我小时候

经常干的事情，只是我那时候怎么都想不到干这种事情居然可以有这么多观众，包括我，都对他的每一笔涂鸦反复地思考、分析。

翻了翻旁边一位同学的课本，书皮是绿色的，上面写着几个字：微积分。看着那三个字特别不爽，我完全可以理解布什看到萨达姆这三个字的感受了，由此可以推出美伊战争的必然性。

我推了推旁边的同学：“水母，今晚有没有活动啊？我累得不行了。”

那人显得额外诧异，脸部的肌肉拉得跟猩猩的屁股一样，我想他应该在猜测他的脑袋是怎么和水母挂上钩的。

后面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原来水母坐在我的后面，正揣着一本泳装美女杂志掩在《微积分》后面看得欢呢。我很后悔，很想对旁边的人道歉，比起水母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英俊的，至少也是灵长类。

水母说：“晚上有饭局，是论坛的。”

我觉得很纳闷，论坛饭局，那不就是见网友，而且一次性见很多个。不是都说网络凶险，长什么样的都不知道，要是碰到一群长着显示屏脑袋的人，那不是要活活把我吓死，于是我坚持不去。

水母跟我说：“我在论坛上混得好，很多人都想见我，非要我去不可。”于是我很郁闷，我问他论坛上的人是不是都重修。他说不可能。

那我就奇怪，大好的假期居然还有不重修而放弃最后“蜜月”的人。我用极其猥亵极其怀疑的眼神看着水母，可是他非常正义非常侠胆柔情地拍拍他臃肿的胸。

停了停，我说：“想不想要那部‘玉女……’？”

他一反常态地站起身来，大声说：“你他妈也太看不起我了，我是那种人吗？”

我无比惊异于他的正义，而老师更惊异于在他的课上居然有人站起来大声说着和课程无关的事情。

【三】

经过教室里七次纵波八次横波的强烈振动之后,我们居然活着走出了子兴楼,不过显然水母挂科的危险系数提高了很多,而我,由于坚持以不认识这种没水平没文化的人为由与他划清界限,方保无事。可是水母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显得格外开心,我想他大概是找到了一个体面的挂科理由了吧。

我说:“你没事吧?笑嘻嘻的,是不是昨晚又梦得满脸口水了,今天还神志不清。”

水母再次出乎我意料地用眼角斜斜地看着我,一个由于没洗干净脸而依然神采奕奕地挂在眼角的眼屎依稀可见。然后他很不屑地甩了一下头,很惬意,我知道他做出了平生最酷的表情,而那个东西也依然神采奕奕。

“今晚即将改变我的生活……”在他齜齜的眼神里闪着零星的纯情。

“你……真的没问题?”作为朋友我还是很担心他的,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以后谁叫我起床呀。

他哼哼地贼笑了一下,拍拍我的肩膀,然后像好莱坞的明星一样豪情万丈地奔赴东四宿舍楼,在靠近大门0.1毫米的地方摔了一跤。

显然,前面那句话只是我的良好愿望罢了。

为了抚平我因为愿望没有实现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我和水母在CS上互扔了一个下午的烟幕弹。很快就到了晚上。蹲在宿舍最阴暗的角落偷看水母的闭关模特表演,观众只有两个——我和那面镜子。显然他对另外一个观众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我。令我最担心的是,他用来表演的服装来源是六个开着的衣箱……擦

擦冷汗,幸好我的衣服都已经被搬出去了。经过一番秀衣表演之后,他挑了一件满意的衣服穿上,然后很缓慢地向我走来,非常严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充满了信任。我知道的,我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于是我屁颠屁颠地跟着水母去了“木莲”,隔壁拉面馆的老板看到我就拼命喊,搞得我很尴尬,人家也是中层阶级,偶尔也想小资一下嘛。木莲的战略格局确实很有讲究,顶层是情侣专用阴暗包厢;二层是提供给那些找到理由大吃一顿的人们;至于最下层嘛,这个真是很绝妙,比双人桌大比大桌小——典型的灯泡桌,是那些甩不掉灯泡的情侣们的最佳选择,因此你很容易就能看到某张桌上有个人在那里偷偷地咬牙切齿。唉,所以这层是最下层的,并且采用了玻璃墙,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兼有微妙的拉客作用。老板真是高明呀。

听水母说那些人就在一楼等我们,于是我很开心。我现在的身份顶多就是个灯泡,还轮不到我咬牙切齿的时候。在高兴的同时,我被水母带到了靠近厕所的那张桌边。我用余光看了一下,桌上已经坐了三个人,一男两女,四张凳子……我正在考虑是否抢占这个座位的时候,水母那个大屁股咣当就压在上面了。没等我发功,水母便噤里啪啦和对面的女生侃上了。等我把注意力从椅子问题转到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

“水狐狸!是……是你?水母还跟我说什么新网友来着……”水狐狸是我认识很久的论坛上的朋友,也是难得的网络美女。

我立刻把眼睛转向水母,水母低着头噤里啪啦地吃。妈的,难怪今天不正常,原来是约了水狐狸出来。

服务小姐递给我一把椅子,我选择了一个最佳观看角度坐好。看见水狐狸旁边坐着一个很小的女生,至少我感觉上很小,羞涩地低着头,嘴角微微地翘着,好像在笑什么。以上观察只在0.01秒内完成,我立刻把眼神转回到水狐狸身上……

“这些日子都在干什么？待在学校不热吗？”水狐狸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以为我愿意呀。

但我总不好意思骂女生吧，更何况是个美女，于是我就找个人来发泄发泄，突然想起至今仍未露面的馒头，于是用了五分钟时间捶桌指墙地痛骂了那个可怜虫一顿，突感七窍舒爽，于是大笑起来，整个木莲一层突然安静了十秒钟，我很不好意思地把头探到前面。突然看到一张很熟悉的面孔，其发型恶心度，眼神猥琐度，完全符合一个人，那就是——馒头！

.....

沉默了好久，馒头说话了：“湘子，你的毛病还没好啊？”

我不知道是该痛恨我眼睛的迟钝，还是痛恨水狐狸的魅力太大。这种时候我往往会选择后者。

水狐狸在笑，张得大大的嘴巴和她很不相称。旁边的女孩子好像也在笑，或者是在偷吃菜，不然手掩得那么紧干什么？

【四】

接着他们就开始互相吹捧，什么胡子长得跟楚留香一般俊俏鼻梁如西施一般柔美粉刺如潘金莲一般放荡的话我早就听腻了，我渐渐习惯了帅哥和美女这两个词只能用来区别性别的事实，比如说到十点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人很暧昧地喊：“美女熄灯咯！”你千万别兴奋，其实就是老姨母要断电了的意思。

不过水狐狸是美女这点是确定的，这点不论对我还是曾经遭受残酷迫害的水母来说都是一个奇迹。想想水母见过的网友都要用脚趾头数，脚趾头不够数还要回来用手指头数，手指头不够脚趾头继续来，如此反复，现在水母不管是手指头还是脚趾头都要比正常人大一号，晚上去吃面的时候还被以为自带香肠来的。

可是每次和网友见面，水母都是一路叫妈哭着回来让全宿舍的人轮流摸一次头以示安慰。这在水母心中一直是个阴影。

所以看来水母是把水狐狸当成救世主了，刚刚看到他在向水狐狸要照片，八成是要回去找个地方供起来，每天半夜起来烧香。至于馒头，对这种事情就没那个兴趣。知道为什么馒头不包馅吗？一个字——抠！假如你用垂直夹角 30° 偏角 20.77° 去看的话，会发现他的眼镜上写着两个很大的“钱”字。于是我就开始教那个水狐狸旁边的小女生来看，她说她看不见，我说你身体要再往外再往外……于是隔着嘴巴第二功能使用率过高的水狐狸，我就很清楚地看到那个女孩子——眼睛大大的，鼻子蛮挺，小巧的嘴巴上放着她一只可爱的小食指……

“喂，什么都没有耶，你骗人！”

“嗯？这样啊，那你拿支笔来我画上去。”

“哈哈，好啊。”她眯着眼睛笑起来，用刚才那只放在嘴上的手指指着我的手指。

于是四个人同时将目光聚焦在那根很小的手指上。那根手指在停滞了六秒钟之后，惭愧地弯曲然后跟着害羞的手臂慢慢退回去了。她低着头，可怜巴巴地用眼角看我。我觉得很好玩，于是就问起她的名字来。

“哼！为什么要告诉你？”显然她试图报复。

我笑了笑，用尽全身的电量都没起作用，倒是把自己电得两眼发黑。水狐狸看我怪尴尬的，于是就自作多情地跑来圆场：“呵呵，名字人家不好意思说就算了，不过 ID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哦，什么东西？午夜飞猪？”

“xingxing。”

哦。我用指头暗示那个女孩靠过来听我说话，她先是很不愿意地用眼角看我，后来因为我魅力实在太太大无法抵抗而屈服（事实有待考证）。

我小声地问：“是天上的 xingxing 还是地上的 xingxing?”

她先是很茫然地看着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恍然大悟举起包子一样的拳头要打我，接着一桌人的笑声便炸开了。

她显然对突如其来的笑声没有准备，包子般的拳头在空中停顿下来，整个就是个人团仪式的姿势。

“可以开始说你的誓言了。”我等得不耐烦了。

“嗯？什么？”

“你不是要说吗？”

“什么？”

“哦，你不想说，没关系，那请你谈谈对这盘菜的感想。”

“你……讨厌！”在她很委屈地坐了下去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了椅子的哭声。

她红着脸不说话，只看到她拼命地吹着喇叭嘴，冲锋的小喇叭吹得很是精彩。我看得很开心，全身的细胞都爬起来快乐地跳起探戈。

突然觉得好怪异，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喜欢欺负刚认识的女生了，枉被评为本年度 XX 大学东四 518 最佳男人奖。为了表示我对此事的歉意，我把餐桌上与肉有关的所有食物一扫而光。作为食肉动物，馒头对此很是不爽又不好意思表现，于是把眼镜摘下来，拿起曾经被水母用来擦鼻涕的印着“X 大医院”字样的所谓的眼镜布开始擦眼镜上面那两个闪光的“钱”字，大大的“钱”字在木莲的灯光下光芒无限。

钱？没关系呀，别人请客我向来当吃不让。于是我又点了八荤八素狂吃兼狂打包。

饭局结束，一伙人准备走了，我拎着一袋宝贝准备回去过冬。奇怪的是，水母几个从我眼皮底下一个接一个走过收银台。我突然觉不妙欲夺门而出，却被服务员当场阻止……

心想怎么搞的，我赶紧叫住水母：“你个四角水母，吃饭不给钱，拍拍屁股就想走呀？”

“嗯？拍屁股？我屁股很脏吗？”

“靠，跟我装无辜。快付钱，免得我回去红烧了你。”

“……”

“没带钱？”

“……是啊……”

“那水狐狸你……你呢？”我快晕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此刻这世上最最美丽的人。（馒头的可能性可以不用考虑。）

“我……很抱歉，刚才水母跟我说你要请客，所以……”

“……”

服务员的脸绷得比大猩猩他爸的屁股还大。

我，快不行了。为什么要找我，抓那只四只角的水母放在木莲门口展览一个礼拜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促销手段呀！实在没办法，我割肉消灭。我拿起那个还算饱满的钱包，含着泪……

“怎么了？”

“我钱包里面怎么都是名片？！”

“你的意思是……”

我快崩溃了，想不通为什么钱包里面除了那些写着人名的硬纸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呵呵，我来好了。”那个自称 xingxing 的女孩露出一种很奇怪的微笑，像一个凯旋的将军踩着优雅的脚步从我身边走过，走到收银台前以同样优雅的姿态掏出钱包。

我突然感觉头上有一颗硕大的晶莹的汗珠。

【五】

那顿很莫名其妙的晚餐让我整整羞愧了 11250 分钟，以至于每天我起床都要对着镜子唱《东方红》——听说这个有压惊作用。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作为一个正常的大四人应该有的生活,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理由去撮一顿,水母大前天捡了一毛钱于是被我们逮住直接送往郭氏吃活鱼三斤,吓得他再也不敢捡钱。接着前天隔壁小九便秘好了,我们又开心地去撮了。昨天为了纪念小九便秘康复一周我们继续撮,听说为了纪念康复二周,到时晚上还有一场丰富大餐。

一般吃完晚饭,我就泡杯咖啡蹲在 17 寸显示器前泡一晚上的 CS,为了掩饰男性待售品的真实身份,我把 ID 改成 playboy 以表达我的美好愿望。馒头也玩 CS,不过现在已经不玩了。记得以前他的 ID 叫“wo shi gao shou”(他无法用英语表达出这个意思),被菜得很惨。于是改成“you shi hou shi gao shou”,继续被菜。又改“wo qi shi bu shi gao shou”,被狂菜!他一怒之下用马克笔在那个价值 1200 块人民币的显示器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叉,大骂“我不玩了可不可以!”就这样,一代豪杰退隐江湖。

除了玩 CS 我晚上会跑回宿舍和他们讨论以前的事情,讲三年前某某欠了一毛钱未还;某某借手纸用的时候多拿了规定以外的一平方分米;某某的袜子放在床底下一个季度,直到有一天良心发现想拿去洗的时候发现有一只老鼠熏死在里面;如此种种。说到爽处,我们就开怀大笑,然后怂恿其中一个人去买酒来喝,一起来谈秦香莲。然后深更半夜我再爬围墙回去,有时候会看到很亮的月亮,心里就想你他妈看了我二十二年,怎么都没见你变帅过。接着心里就有点酸酸的,回去脚也不洗就睡着了。睡前看了一下,12 点 02 分,醒来再看一下还是 12 点 02 分,只不过是白天罢了。

暑假就这样慢慢过去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学生时代最后一次暑假了(考研的除外)。浪漫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带回来很多东西。我们宿舍最酷的狼人和他女朋友带了一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特产放在狼人的床上,他女朋友很客气地请我

们吃,我们都很斯文礼貌地婉拒了,然后在狼人送她走出门后的三秒钟,所有的人都扑上那张单薄的床……

缺乏浪漫的人在奢望唯一的生机,浪漫的人还在幻想新的浪漫。而我呢,有空就蹲在门口看门口的老姨母骂那家小卖部的老板。偶尔会看到一个很阳光的女孩朝我微笑,我就把她当怀春看待,有人说我 YY,我觉得也是。只是有那么几次可以碰到一个我不敢 YY 的人,她留着一头长发,水灵的眼睛……其他的种种都散发着迷人的味道。

我认识她,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六】

每次看到她我都会觉得全身发抖,然后非得去北门喝一杯椰果奶茶压压惊。那是因为她身边总是有个长得很像河马的女人,还很有频率地不时眨巴着河马眼,场面很是震撼。我一向不会太嫌弃我目标以外的女生的,可是她对我来说是个莫大的考验,我必须用人类极限的忍耐力才能欣赏到我想欣赏的美丽。我有时候搞不懂到底是因为那女孩太漂亮还是那河马太逼真,反正感觉上她们只是一种巧妙的互相证明的公式。于是每次喝完奶茶我都会很感谢上天能让我在同一时间经历两种极端的视觉感受。

可是今天似乎免过了一劫,或者说连上天也无法忍受那只河马了。我看到那个长发的女孩正朝着我走来……更确切地说是朝我前面她的自行车走来。

我很坦然地看着她,就像看蒙娜丽莎一样,寻找着她那一丝微笑。

她注意到有人在看她,似乎没有回避的意思,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三秒钟,于是我赶紧整整衣领。突然她眼睛一亮,很开心还

带着惊奇地说：“是你呀，呵呵，我等你很久了耶。”

我顿时惊呆了，就像田鸡掉到糗糊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她微笑着朝我跑过来，我觉得她简直是在飘，如雪花般……突然她放慢了脚步，微笑迅速退去，失望和惭愧的表情涌上她的脸，这时候她说了一句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话：“呃？我忘记戴眼镜。不好意思。”

忘记戴眼镜？是不是我太帅了以至于看得不够清楚不够爽……显然不是。我愣了一下看她转身而去……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从她的衣服里掉落下来，那是一张纸。我赶紧捡起来，说不定可以借此……嘻嘻。正乐的时候看到她又向另一个男的跑去。

这次该不会又搞错了吧……真是个傻瓜……

突然听到那只河马的声音……

“同学，你为什么一直坐在我的自行车上？”

“嗯？@# \$ %……”

我觉得我也是傻瓜，哈哈。

我失魂落魄地想回宿舍，结果宿舍门被反锁起来，仔细听还可以听到几声女生的尖叫——这年头什么鸟都有。我刚想离开就看到门旁有一只很肥的动物，由体型判断是只猪，由性格判断是只懒熊，由气质判断是只乌龟，可是它偏偏就是一只老鼠！它懒洋洋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流露着一种不屑，一点离开的意思都没有，然后伸了一下懒腰继续躺着。我火气上来了，蓄了一身力气大喊大叫装指导员骂它，这次它连个眼色也懒得给我。

“喂，赶走了没有？”里面有女生说话。

“嗯？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动物躲在里面尖叫吧？”

“啰唆！快点赶走！”

“没办法，我长得太帅了，怎么装可怕它都不相信。”

“那那怎么办？”

“这世上一物降一物，除非……有什么东西丑到可以吓跑

它……”我正说着，那只有着猪一样体格的老鼠就落荒而逃了。我顺着相反的方向看去，一个人站在那里，眼睛里闪着帅气的“钱”字。

里面还在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一边很礼貌地去推开已经开锁的门，一边深沉地说：“馒头（加重音并停顿三秒）回来了。”

馒头显得很茫然。

推开门一看，一个很惊恐的女生急切地问我：“那东西跑了没有？”那个女生就是水狐狸。

“被馒头吓跑了……你，你来干什么？躲在男生宿舍里面尖叫，算什么事呀？”

“我我……只是想来借个系统盘回去重装，你们不在，宿舍又门开着，我就先进来，没想到就……”

“这样……”说着我递给她一把美工刀。

“嗯？做什么？”

“不是要系统盘吗？自己刻一张。”说着我跳上狼人的床偷吃他藏在床头的苹果。

【七】

水狐狸拿着那把刀愣愣的，像一个自杀未遂的人。这时候水母回来了，于是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我继续吃我的苹果，我很喜欢吃苹果，因为小时候看过《圣经》改编的小人书，那时候书上画的亚当吃的那玩意儿就是苹果（别吃惊，小人书就是那么画的），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叫夏娃的女朋友，于是我很努力地吃，希望有一天我也有我的夏娃。

床上有很多书，包括很多考研的书，怎么说狼人也是个才子，